

文人武將 · 外交元勳

長憶沈昌煥部長

● 王飛（駐智利共和國特任代表）

遵照中外雜誌稿約，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以下內文直呼其名，敬請沈昌煥先生的親友及屬下見諒。

總統府資政沈昌煥先生及蔣彥士先生兩位外交界耆宿於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同天在台逝世。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適逢二老週年忌日，報載有人發起為蔣資政舉辦追思紀念會，不少政界大老前往參加。惟似未見有人為沈資政舉辦類似之追思紀念會，不無遺憾。但深信國人不會忘記他在中華民國近代史上，為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外交工作所做的卓越貢獻與功績。

千山獨行瀟灑揮袖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沈資政昌煥逝世

週年忌日，特託在台友人訂購花籃乙隻送請沈資政哲嗣沈大川先生代為呈獻靈前，藉表無限崇敬、懷思與感恩之忱。當天早晨復在居所佛堂上香並誦讀「地藏王菩薩本願經」，祈求佛祖接引這位在人世間已打完美好一仗的老長官，在西方極樂世界永享清靜、太平，並繼續庇佑國家、沈夫人及世代子孫。

沈資政於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鐘因腦中風併發多重器官衰竭，辭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享壽八十五歲。就連他平靜安詳去世的那刻，都選在沈夫人及大川剛好下樓去進午餐的時間，真正符合了他生前最喜歡的一首歌「楚留香」中那句話「千山吾獨行，不必相送」！沈資政能夠如此看透人生及豁達瀟灑的心胸，令人益加欽敬。

公祭於同年九月三十日上午八時半在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隆重舉行，並覆蓋國旗及國民黨黨旗。李登輝總統曾親往致祭並頒「懋績永昭」輓聯及褒揚令。連戰副總統則率領政府首長在沈資政靈前上香、獻花、獻果。典禮莊嚴肅穆，鄭重肯定、確認他功在黨國及外交上的貢獻。忝為舊屬，我也專程自國外請假回國參加公祭典禮，敬致哀悼，並為這位最敬愛的老長官伴送人生最後的一程。雖然這有違他老人家「不必相送」的囑咐，但 he 平時愛護部屬之深，相信還不忍苛責吧！

一九九九年元月初初到沈大川來信說：「經過了百日的悲痛與煎熬，終於在去（一九九八）年的雙十國慶（農曆八月廿日）將父親安葬於台北縣三峽鎮安坑的龍泉墓園。這是一個距離台北市僅四十分鐘

車程的私人墓園，環境整潔、樸素、山明水秀，父親在此安息，相信他在天之靈，應大致可以滿意！」轉眼之間，沈資政安葬於由沈夫人及大川親自勘察選定的龍泉墓園業已一年多了，但音容仍在，長憶心頭，思懷感恩之情與日俱增。他日倘再有機會回國時，當專程前往墓園跪拜。

見多識廣平易近人

國民黨前輩大老陳建中在沈資政逝世後所親撰發表的一篇敬悼文裡，尊稱沈資政為「外交元勳」，實當之無愧。文中提到沈資政出身書香世家，在年輕求學時代就表現傑出優秀。嗣自美留學歸國，時值中日戰起，獲得先總統蔣中正之賞識與重用。

「綜觀沈氏畢生堅守外交崗位，逾四十載；且自民國四十二年晉任政務官，互世紀四分之一，當國家百難之衝，高瞻遠矚，碩劃蓋籌，折衝樽俎，輯睦敦槃，於聯合國大會發表義正演說，赴各地區召開使節會議，足跡屢印五大洲，知交把臂遍天下，受世界三十八個國家頒授勳章四十四枚，凡所貢獻，實為我國自有外交官以來所未見者，亦為我國外交部長任期最久

者，尊之為『外交元勳』蓋非過譽也。

「先生天資穎特，識見廣博，賦性幽默，效吐珠璣。晚歲得遂初服，平易近人，而人亦樂近之。先生在發病三月前之一日，共我品茗南窗，促膝深談，曾語我曰：『百餘年前李鴻章言：「中國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國父孫先生為挽救危亡，號召革命，推翻顛覆自閉之清政府，創建中華民國，但外則受制於列強杯葛，內則深苦於軍閥割據，大志未酬，中道棄世；先總統蔣先生繼踵承烈，一旅戎興，建立中央政府，在外患內亂兼迫中，拼全民族之生命，以空閒爭取時間，纏鬥日寇，終獲最後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為聯合國創始國四強之一。然而美、英、蘇各國咸不樂見中國之統一富強，從而助長中共倡亂，今則偏處海嶠之中華民國，乃至劃地為牢之大陸中共，兩岸炎黃子孫，同猶困陷於三千年未有變局之中。昌煥何幸？在此變局後期，僭越先進，肩負折衝樽俎大責，逾三十載，盡瘁心力，未嘗隕越；昌煥何辜？漫長時期，濫竽吃力而不討好職位，疑謗沓來，怨尤叢集，噤口莫辯，唯待將來史家為之定評。吾兄知我最深，抑且深悉世局變遷，亦為併肩作戰同志至

友，微吾兄，其向誰人傾我衷曲耶？」語畢相對默然，泫然；我竟不知何以為應，為慰也。」

任勞任怨任謗精神

我手邊保存一份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四日台北報紙刊登的新聞報導則：執政黨中常會於十二月二日討論前立法委員陳哲男「一中一臺」主張及攻擊同志為「賣台四奸」的黨紀案。會中陳哲男指名攻擊的沈常委昌煥於發言時說，他今年八十歲了，黨齡有五十五年，政府來台之後，除了他駐外的時期，他一直擔任黨的中常委；今天他被攻擊是賣台集團，要驅逐到台灣以外，他十分不平。又說：「我這麼多年忠於國家，不容被懷疑，我不能忍受奸細的指控。」

沈昌煥表示，上次在中常會引中共領導人李瑞環的講話而遭致外界誤會及陳哲男的批判，覺得非常痛心，「我愛中華民國，血洗台灣是李瑞環講的，不是我講的，怎麼變成我是賣台？」

他說於公於私他都絕不會和中共往來，「我雙親在大陸的墳都被中共掘了，回大陸連墓都沒有得掃，這不止是不共戴天

中之仇，而是血海深仇。今天殺了我，我還
是反共！」，他又說他個人一直堅定「漢
賊不兩立」，有人不以為然，而動員戡亂
時期結束以後，有人以為可以兩立，但到
現在中共還是不接受兩岸並立，「我主張
『漢賊不兩立』沒有錯，否則黨早就開除
我黨籍了。」

沈昌煥又表示，他五十五年的黨齡，
來台四十幾年，除了在外當大使，多數時
間都是當常委，還是最初中央改造委員會
的委員之一，對黨、對黨歷史的維護堅貞
不二，「現在八十幾歲了，還受此侮辱與
誤解，我個人非常痛心。如果今天不開除
陳哲男的黨籍，那是要開除我嗎？還是要
我退黨？」

在沈昌煥發言後，會場曾一度靜默。
接著趙自齊常委表示，黨的紀律非常重要
，沒有紀律，黨無以維持。何況黨不是沒
給陳哲男悔過的機會。

上述兩篇文字，讀來令人不勝欷歔感
慨之至。尤其懷念沈資政平時一再以身作
則，訓勉外交部同仁的話，在工作上要發
揮「任勞、任怨、任謗」的精神。沈昌煥
是文人、外交官，但也作過軍人。民國卅
一年曾奉先總統蔣中正之命蒞赴滇緬邊區

擔任遠征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他畢生奉
行實踐軍人的五達德：「主義、領袖、國
家、責任、榮譽」。他過世後，如能安葬
在國軍公墓，應也不算為過吧！

至情至性樂觀開朗

自大陸淪守，政府遷台後，在國家處
境面臨最艱困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沈資政
對黨、國及外交工作的卓越貢獻與功績，
將來自有史家為之公平定評。而他至情至
性、瀟灑逍遙、自在的一面，在心臟科名
醫董玉京大夫的乙篇紀念文字「八放才子
逍遙人生——沈伯伯的另一面」裡，表露無
遺。董大夫說，沈資政是他最敬愛的長輩
，也是所見過最合作的病人，認識他二十
多年了，始終感覺他是健康開朗、樂觀進
取的樣子，即使晚年患病，也沒有愁眉苦
臉過。沈氏特別喜歡「楚留香」這首歌，
並特別拜師董夫人認真學唱，直到純熟為
止。一有聚會，這首歌就成了他的招牌歌
，唱起來中氣十足，抑揚、嘹亮、豪壯，
對一位八十開外的老人來說，相當不容易
。「沈伯伯來台後，輔佐先總統蔣公及故
總統經國先生數十年，屢膺重寄，肩負重
任，始終是鞠躬盡瘁，忠誠執著，尤其在

外交方面，有一言九鼎的作用。這麼一位
方面大員，在我們晚輩眼中卻是『望之儼
然、即之也溫、平易近人』，尤其他『提
攜後進、厚待他人』的長者之愛，令我終
身學習不盡，受用無窮。」

八放精神惜福造福

董玉京大夫又說：五年前，有一天沈
伯伯同我閒聊，告訴我「人生有八放」，
才能活得逍遙自在，快樂健康。這八放是

- (一) 放手施捨：有捨才有得。
- (二) 放心自在：「豈能盡如人意，但求
無愧我心」，「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
海闊天空」。
- (三) 放身極樂：知足常樂、能忍自安。
- (四) 放生濟世：以「悲天憫人之心，饒
恕他人之念」，適時給人家一條生路。
- (五) 放眼天下：眼光要遠大，不計較一
時的利害得失。
- (六) 放開心懷：達觀進取，氣度恢宏。
- (七) 放下身段：能屈能伸，隨遇而安。
- (八) 放聲大笑：一笑治百病，再笑解千
愁。

沈伯伯的「八放」是精神方面的，是

形而上的最高境界，倘能做到，自然有益於身心健康。沈伯伯就是一位最懂得惜福、造福、享福的人。

新聞界前輩葉明勳在他敬悼沈氏的乙篇文字「外交教父的緘默」裡說：「昌煥兄忠於職守，為國家處境而憂，為元首分勞而憂，其見於大者，堅守國家政策，服膺領袖領導，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生所表現的耿耿忠心，默默以守，不改其行，不形於色，亦不與人論是非，大抵即古人所謂危身奉上的風範。我們認為這是中國文化的傳承，忠與誠都藏之於內，而不見於外。」

外交教父為國掄才

葉明勳以「外交教父」美譽沈資政，認為其來有自，殆非溢美之詞。不過「教父」一詞總易引人作其他聯想。曾有一位記者當面問一位大使：「聽說你是沈部長之子弟兵啊！」，這位大使答稱：「是啊！只是有人把兵當子弟；有人卻把子弟當兵！」。在沈昌煥前後兩度擔任外交部長，共計長達十三年的任內，幾乎所有外交部先進同仁都是他的子弟兵，也都曾受到他的愛護、教導、培植和提攜。更難得的

是他那份無私的關愛、寬厚、仁慈、和藹的對待部內外同仁的風範，到今天都讓每位受他恩澤的外交部同仁，銘感於心，永誌不忘。我有幸在國內追隨沈氏的那一段日子裡，他總是儘量給予各種歷練的機會；耳提面命的教導待人處事的正確方法，再就是悉心傳授外交工作經驗和指導處理外交事務和外交文書的技巧。在我記憶中，他從來沒有半句「言及於私」。有一回沈昌煥對人說：「我與某人非親、非故，既非同宗、也非同學、更非同鄉，我的責任就是要多為國掄才啊！為外交部多培植一些得力的幹部，來從事高難度及充滿挑戰性的外交工作！」。

音容笑貌縈念不已

記得一九九八年三月下旬我返國述職期間，承蒙沈昌煥及沈大川邀約在「老爺飯店」與另兩位外交部老同事餐敘。沈氏望來精神健旺，身體硬朗，席間談笑風生，除了暢誦兩首妙詞外，還特別用四川話朗誦乙遍「二郎廟詞」，讓我們開懷不已。

(一)人生七十方開始，八十滿街走，九十才夠本，一百不稀奇。

(二)醫學昌明延長壽，長命難免變呆痴，老友相見不相識，笑問我從何處來？

(三)二郎廟詞

夫天下之至善，莫若積德，積德莫若修廟，修廟莫若修二郎廟。二郎乃老郎之子，大郎之弟，三郎之兄也。廟前有樹，人皆言樹在廟前，吾獨曰，廟在樹後。廟有鐘鼓各一，鐘聲噹噹、鼓聲咚咚。噹噹咚咚，咚咚噹噹，此乃鐘鼓之聲也！是為記。

沒想到，台北一別，回到國外才三個月，就突然傳來噩耗，一時黯然淚下，悲痛不已，難以自抑。轉眼沈氏辭世已滿兩週年，他的音容笑貌、仁者風範迄今仍使我縈念不已，彷彿仍在人間。一九九九年五月二日夜晚，也就是沈氏過世整十個月的日子，突夢見老長官對我微笑但不語的片刻景象，醒來稱奇不已。在追思懷念沈氏仙逝一週年的時刻，當我誦讀「地藏王菩薩本願經」裡這段文字的時候，心中似有所悟：

「善男子，發廣大慈心，救度一切眾生，畢竟成佛，以此果報，無量無邊。」

我深信愛人、度人、濟世、救國的仁慈長者——沈昌煥資政，往生後終將成佛！